

◎百年辉煌

和平女神

王宗仁



他和蔼可亲。冬菊第一次叫他“周伯伯”时，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样叫，就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3岁！”周恩来说过，冬菊，你可以做你父亲的工作嘛！就是周恩来的这句话起了作用，以后，她父亲来重庆办事，她总会拿上几本精心挑选的解放区出版的书籍到父亲桌子上。有时也随手抓几本花草书之类的书。看不看这些书和材料，傅作义从来没有在女儿面前透露过，只是有一次，当他一进屋又瞅见桌子上有几本书时，笑着对冬菊说：“我知道又是你放的！”

现在傅冬菊进了北平，这个老习惯仍然不改，像过去一样放书刊，多了一些有共产党消息的书刊，当然内容特别敏感的她不放，时机不到。

这天，傅作义进屋来，落座。他既没翻阅书刊，也没动筷子吃饭。好像有什么心事压在心上。

冬菊说：“爸爸，你回来得正是时候，该吃饭了，都是你最喜欢吃的，家乡荣河的小吃，刀削面。”

傅作义没搭女儿的话茬，却问她：“冬菊，你是共产党员吗？”

傅冬菊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我觉得我不够资格！”

父亲不再问了。屋里的气氛变得有些严肃。傅冬菊觉得有些话该给父亲说了。于是，她郑重其事地给他传达了余涤清代表党组织对父亲提出的希望，用起义的方式解决北平的战事，她尽量把话说得委婉。

父亲听了，没有明显的表情，问道：

“你说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现在在挂羊头卖狗肉的有的，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大了！”

冬菊有些急了：“爸，看你你说得多玄乎，我又不是3岁小孩，就那么容易上当？”

气氛似乎有所缓和，不过，女儿接下来的话很严肃：“爸爸，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父亲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冬菊是个诚实的姑娘，从来不敢撒谎，尤其在父亲面前，又是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她如实对父亲说：“这事他们没有说，我也没问，明天我弄清楚了再告诉你。”

第二天，傅冬菊和余涤清见面时说：“我爸爸问我，要和他谈的共产党是谁派来的，毛泽东还是聂荣臻？”

余涤清笑了，问：“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对他说，我不知道。”

“那你就告诉他，是毛泽东派来的！”

傅冬菊把余涤清的话转告给了父亲。他听罢，稍思考了一下，手拍到桌子上，说：“那好吧，我有一件十分机密的事，能

不能请他帮忙办一下！”

傅作义说：“请以我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个电报！”冬菊说：“好！”说着她就去拿笔、纸。父亲伸手拦住了冬菊：“一个字也不能用笔写，只能记在脑子里。对你的同志也只能口授，绝不能字传。一点痕迹也不能留下！你听着，我口述，你心记！”傅作义口授了两遍，让冬菊复背了两遍。

电报原文（大意）是这样的：

毛泽东先生：

我不愿再打内战了。为了保卫北平的古迹，为了人民生命财产免遭破坏，我愿意接受毛主席的领导，接受和谈。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我手下现在还有几十万军队，200架飞机。过去我幻想以蒋介石为中介，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现在我已经认识到这种想法、做法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我决心要以毛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傅冬菊听着父亲口述这封信的语气，分明是长期压抑后的心情松懈和释放。他让女儿复述两遍确实无误时，才说：“好，就这样！你马上把它发出去，一定要办成！”

“爸，你放心！我一定办成！”

很快，傅冬菊就把电报口述给了地下党的另一个负责人王汉斌。王也是她经常联系的领导。她感到一阵轻松。同时，她的心头也袭上一股焦虑。父亲企盼得到心满意足的结果，现在这个结果正走在路上呢，会遇到什么意外吗？

傅作义焦虑的心情肯定比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翘首而盼。

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回应。

傅作义不得不把女儿叫来，说：“你把地下党的负责人叫来，我派代表和他们面谈！”

傅冬菊把爸爸的意见报告给了党组织。很快就约定双方代表见面的时间、地点。傅作义的代表如约前往。可是，对方的代表没有影儿。

傅作义的心思乱极了，把怒气全发到女儿身上：“让你办事，你没办成。你认识的是假共产党！”

冬菊说：“不，是真共产党！”连她自己也知道这样的辩解非常苍白。

期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天夜里凌晨3时，锡拉胡同11号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的屋顶，两颗定时炸弹轰然爆炸，何思源和夫人受伤。何思源是一位爱国市长，近一个时期，他为了催促傅作义走和谈道路，四处奔忙。定时炸弹是蒋介石指派特务暗中干的，要阻挠傅作义与中共谈和。

这天，傅冬菊从外面一回来就发现屋

里的气氛有点异样：父亲坐在屋里大发脾气，好像在和谁吵架。屋里明明就他一个人呀！她看到父亲坐的椅子下，扔了许多咬断了的火柴棍。

这时，父亲站起来，心急火燎地在屋里踱了几圈，又叨叨起电报换不回讯的事。当然少不了对女儿一通埋怨。

傅冬菊有些手足无措，她的心猛地收缩起来。父亲的这些异常情绪和动作，也许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她立即把这一切报告给了党组织。这时，傅冬菊才得到消息，负责和她接头的余涤清已经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军统”逮捕。现在和她接头的是崔月犁。难怪父亲给毛主席的电报无回音。

傅冬菊很快和崔月犁联系上，把父亲近来的异常情绪报告给了崔月犁。她说：不好了，我父亲不想活了！

崔月犁听了大惊，他明白眼下安慰傅作义的唯一办法，是尽快把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发出去。

崔月犁转身就把电报稿交给了他的妻子徐书麟。徐书麟是地下交通员，她立即把电报稿送给住在北大红楼后面胡同里的译电员何剑。何剑即刻把电报稿翻成密码，送到东单洋溢胡同交给发报员艾珊。

艾珊迅速通过地下电台，把消息发到解放区河北沧州泊镇，直接交给了平津前线总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

1949年1月14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周北峰按照和解放军约定的时间，出城赴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北平通县宋庄，傅作义亲自送他们启程。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离宋庄不远的五里桥等候。这是双方第三次和谈。

邓宝珊是傅作义在和谈中派出的最高级代表，也是毛泽东先所示的那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抗战期间，他率部驻军榆林，曾三次途经延安，毛泽东数次与邓长谈。眼下，邓宝珊的头衔是华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任陕绥边区总司令。

邓宝珊抵达解放军平津前线后，毛泽东即发电表示欢迎。1月14日的会谈使北平和平解放的趋势不可逆转。“通县和谈”作为平津大战中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接触被载入史册。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发表公告，对外正式公布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实施条文。

北平大街小巷拥满人群，大家争看公告，等着看揭开北平崭新历史一页的壮观场面。一连三天，入城的解放军队伍络绎不绝。

我在创作《历史，在北平拐弯》的近3年中，总想尽量多找一些当年的当事人。我见到了崔月犁，他已经从国家卫生部部长岗位上退下来了。我特地请他带我看他和傅冬菊交换给毛主席电报稿的东皇城根胡同李中的家。崔月犁感叹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一刻还能见面，兴许另一天的这一刻我们会毫无准备地离开北平，甚至离开这个世界！那时我们都像傅冬菊一样，总是小心翼翼。早晨心里还揣着黎明，指不定傍晚就可能戴上了敌人的手铐。”

那次，傅冬菊给我打电话，我特地求证崔月犁这番话，她听了不吭声，久久才说了一句话：我总觉得那次带着给毛主席的电报，走到皇城根好像跋涉了半生的光阴……



亳州的芍药

胡竹峰

风有些大，无遮挡的，悠悠荡荡而过。时令是春夏之交，风里有春意，吹面只觉得熨帖。想起陶诗平畴远风、良苗怀新的意思，果然如此，一眼良苗开着新出的芍药，一时心旷神怡。

人渐渐走向花丛深处，心里漫漶出浓淡淡的墨色，淋漓在古旧的宣纸上，是许多写芍药的诗词歌赋，毕九歌《春衣绝句》最应景：“芍药花残布谷啼，鸡闲犬卧卧疏篱。老农荷锄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毕九歌是明朝人，官宦之后，虽能诗，却甘当隐士，清初时人就只见过他这一首七绝，不独藏身，更藏了名利藏了学识才华。

故乡芍药不多见，春夏时候，布谷鸟鸣的声音昼夜不停，宏亮中有些凄凉，并不喜欢。我的心性，哪怕做隐士，也愿意多些喜气。我喜欢这样的意味：芍药花好喜鹊啼，鸡闲犬卧卧疏篱。老农荷锄归来晚，共说南山雨一犁。一犁雨是说雨下得恰到好处，不涸不盈。常见祖父犁型，犁头像条蛇一样吃进水田，拱开一条条泥路。后来才知道，那也是人生必走的路。

雨后的芍药园，越发水灵。据说雨后的芍药花，颜色最好，雨后天晴，芍药一枝枝开起，满园透亮，有出水芙蓉的艳丽，也未必是艳丽，或许是许久未能见花的缘故，清凌凌的新鲜感让芍药多了艳丽。

古人称牡丹和芍药为花中二绝，说牡丹尊王，芍药拜相。对于牡丹的好感稍微

在康奈尔读书两年，认识一批中国来的留学生朋友。毕业后，大家风流云散，散居世界各地，很难再聚，但这几年拜微信等社交媒体之赐，偶尔也能通通信息，了解彼此近况。在校时跟美国人虽有交往，但毕业后就大多再无联系。当年实验室却有两个亚裔，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时不时互相联系一下，甚至还有在纽约城里聚餐话当年的奢侈。

这两人一个是韩裔孔勋，另一个是日裔松本龙生。说起来，这两个人当年都是实验室的研究生，我当年博士在读，既批改理论课程作业，也要帮助实验课程的教学，算是他们的“老师”了。

我们3个年龄相仿（他们比我年轻三四岁，都是“70后”），脾性相近，文化背景有相通之处，甚至家庭背景也有共同话题：我们各自都有一个兄弟，兄弟目前都是单身狗。这些年我们先后成家，生儿育女，小朋友们年龄相仿；说起育儿话题，更可滔滔不绝。

在校时，我们就常一起吃饭聊天，还有一起观看日本动画的有趣经历。孔勋和松本毕业后都在纽约上班。松本毕业后先是去东京工作几年，然后回美国找了个薪高事少的政府职位。孔勋是韩国出生，美国长大。他有一个不离不弃的女朋友，塞尔维亚人桑尼娅，不顾一切跟他果断分手。

我刚到纽约时，孔勋和桑尼娅住在新泽西，曾邀请我去他们的住处过周末。我至今记得我们三人和他们那条叫Coco的狗悠闲度过的“乡下”周末。在纽约上班，饱受通勤之苦，我们一度讨论在城里合租一套大公寓的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我很快结婚，而孔勋夫妇也下定决心搬离纽约，去了西雅图。以往每天赶火车转地铁、单程一个半小时的通勤噩梦，进化为可以步行30分钟到公司的轻松惬意。他们长舒一口气，向我“炫耀”终于可以“享受”生活。在那里，他们两次经历婴儿早产的痛苦，万幸的是，两个女儿如今都健康可爱。

上班几年后，我还先后参加了孔勋和松本的婚礼。孔勋和桑尼娅的婚礼，特意选择在康奈尔植物园举办，只邀请了双方的至亲和好友，统共不过十来人。作为被邀嘉宾，我从纽约坐灰狗回学校，见证了他们人生中重要而神圣的一刻。

松本和斯特芬妮的婚礼在法拉盛的一家大酒店举办，筵开几十席，热闹非凡。因新娘是华裔，还有相当于改良版的“闹洞房”节目。

我是回大陆把太太“搬运”过来的。太太到美国不久，我就带着她去认识这两位亚裔朋友和他们的太太，算是踏进我为数不多的国际友人朋友圈。

初到纽约，单身的我也曾受邀去松本家做客。那时他刚成婚，还邀请了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在家里吃饭、玩游戏。他们都是在美国长大的亚裔后代，和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语言、思想和行为有不同之处，但更多是人性的互通和对友谊的珍惜。后来他们都有了小孩，还去他家参加过小孩的生日聚会。

我们这帮人里，桑尼娅是最有心的，至今保持每年给大家寄一张自制贺卡和全家福的习惯，还会附写一封信，详细告知一年里家里的变化和成长。我每每也只能化繁就简，回一封长长的电子邮件代劳。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前的秋天，我们又因孔勋一家来纽约探亲而得以一聚。我们每一家都倾巢而出，当年只是4个康奈尔的学生（桑尼娅也是康奈尔毕业），如今演变成3对夫妇6个大人和7个小孩的庞大亲友团。

孔勋高大，一直虚胖，不想这次回纽约瘦了100多磅。惊讶之余，大家纷纷向他请教健康减肥的秘诀。松本留起一缕山羊胡子。他在政府公司做得太轻松，干脆自己出来成立公司单干，经济宽裕之余，太太也辞掉了公校老师的教职。他们继承了父辈留下的房产，没有按揭之忧。工作和育儿之外，松本喜欢打高尔夫球，斯特芬妮喜欢购物，比我们日常接触的美国人中产生生活更为惬意舒适。

那个中午，我们在切尔西一带吃了简单的披萨午餐，然后在高线公园一路北行，一边欣赏秋日风景，一边谈笑风生，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傍晚时分，在哈德逊广场的小食店里，我们不得不告别，一一拥抱、握手或者吻颊，恋恋不舍。

记得上一次在纽约聚会，孔勋对我说：“我们的聚会必须三人都在。上次松本来西雅图，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可是总觉得少了谁，少了什么。后来意识到：就是你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呀！”平常话语，却叫我感动莫名。康奈尔校园里的3个亚裔学子，到如今3个年近半百的美国亚裔男人，我们仨的交往和友谊，在美国歧视亚裔事件层出不穷之时，每每给我带来些慰藉和感念。

看过许多地方的云，走过许多地方的桥，遇见几个留下美好回忆的朋友。这大约也是人间值得的一个重要因子吧。



塞罕坝散记

北野

车子过了古城承德，一直向北跑，眼见得山势高起来，人便落到了窄窄的山谷中，两面被背上的树一层一层密下去，最后就浓重得如一团墨，悄悄地压上头顶，整个世界如同被把握在一

只渐渐收紧的手掌中，忽地眼前一闪，车子里人的脸，被山夹缝中一个野湖泊的水光照得亮一下，又暗下去。

木兰围场，是清朝康熙皇帝北巡塞外，为训诫皇家子孙划定的一处行围蹴武之地，自此列为家法，代代巡幸，一来磨砺后人，不忘马背上的艰辛，二来检阅武力，威慑边疆各部。车子弯弯曲曲地爬高，两边的山坳上一团一团的杂木，或松或桦，或榛或杨，丛丛簇簇，拥挤在深壁之间，浮起一团深暗的绿影，在车子的周围飘动。

车子跃上了一片高岗，眼前一幕平坦的大野铺展开来，塞罕坝到了。走下车来，一颗心被草原给予的喜悦震惊：蓝天之下，野花烂漫，清风吹拂，波起波平，一股浓重的馨香逼得人呼吸急促；天空中无数的鸟鸣着，抬眼看时却不见踪影；云层里忽然有一个黑点向你急射下来，急忙躲避，却见黑点在你尺把远的空气里缓了一缓，横着荡了出

去，在一叶长茎上停稳，向你“叽叽”地唱出一串铃声，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叫天子，这玩笑让你惊喜。

有泡子的地方就有草原的眼睛。高山平湖，鱼在水中慵懒地游，远远地，泡子周围洒满了牧群，骆驼、鹿、牛、马，一声吆喝，百畜回头，这群呦呦低鸣，必会牵动远近的牧群长啸回应，很久很久，你还会听到草原深处传来的隆隆回声。车子开动的时候，常常会引来野鹿，泡子的追逐，不远不近地跟着奔跑。车子一停，它们就忽地一下四散奔逃，一直蹿向那草原的高处，才站住脚，回头遥望着远方来客。蓝天之下，它们的长角在阳光下晃动着，一圈一圈闪着彩色的光环。

将军泡子是当年清军与葛尔丹的战斗场所。将军泡子水流清冽，映出一池的蓝天白云，有群鹤游戏其间，野鹤或灰或白，或紫或红，美丽者还有赤麻鸭、黑琴鸟、草兔、红嘴鸥等珍禽，出没在草莽之间，其中一种叫金腰燕的小鸟胆子最大，竟敢飞到游人手中的草枝上，欢唱戏语，首尾翎毛或蓝或绿，只腰背一抹如着金漆，一身玲珑，让人惊喜。

天近傍晚，草原沉浸在太阳的余晖里，车子在一个村边停住。这里的村子都不大，十几户人家，一色的木栅围墙，高约丈八，遮掩的房屋只剩一条屋脊露在天外。村人古道热肠，随便哪家都能住，喝酒吃茶，烤羊腿，筱面窝子搓得两手白花，蒸熟了，狗肉卤子金针汤，一下浇到底，吃起来舌下生津，捺不住的香。第二天车子开动，主人还硬是扯住你，装你满满一挎包蘑菇、金针、长寿菜，其情真挚可人。